



第116期 · 2021年5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無畏施

青楓：有信徒問，他念《普門品》，內裡有稱觀世音菩薩是「施無畏者」。他想知道需具備什麼條件，才可稱之為「施無畏者」。

修智：在談「施無畏者」之前，我們先得瞭解「三施」。「三施」即是將布施分為三類：財布施、法布施，以及無畏施。簡單來說，(1)財施，除了錢財之外，還包括物質；(2)法施，即是世間法及佛法的教導。

青楓：那麼，財布施與法布施兩者，比較起來以哪一種較殊勝？

智修：財布施及法布施，都是很好的修持。不過要比較的話，法布施會比較殊勝。為

什麼呢？所布施的錢財或者物質吧，得益的人到底還是有限的，亦所謂「有數得計」，你布施了多少，或者你布施給了多少人，便是分薄了多少，攤薄了多少。但法布施時，講者所教導的道理，不論有多少聽者，都可以同時接受並得益，人人皆可法喜充滿。講者不會因講解教導後，知識有所損減。而聽者不會因人數多寡而有所謂「攤薄」。當然，重要的條件是講者及聽者都要具備有一定的水平，才可成就法布施。

青楓：這個當然，講者如果沒有一定水平，很容易會講錯，說不定還會「講多錯多，越講越錯」，同樣地，聽者如果沒有一



佛教聖樹

就這麼看——圖中這棵樹「平平無奇」。

如果我說，這棵樹就是「無憂樹」。

你可能會「啊」的一聲！——如果你知道「無憂樹」的傳說故事的話。

傳說：「佛祖釋迦牟尼就是在無憂樹下誕生的。當年摩耶夫人回娘家途中，行至無憂樹下便急不及待地誕下這小王子。（摩訶摩耶是淨飯王的夫人。）

正因為佛祖當年是在這樹下誕生的，所以，後來無憂樹更被稱為佛教聖樹。無憂樹的生長可高達十米八米，葉深綠色，有手掌般大。它的花是橙紅色的，是一朵朵小花團生起來，看上去花冠就像雞冠那樣鮮紅的。雲南一帶的人稱無憂樹的花為「火焰花」。

本月正值佛誕（農曆四月初八），就讓我們看看在妙法寺內栽種的這棵無憂樹。



定的理解能力，也不能有所吸收。所以互相之間都要不斷地提高水平，這一點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們還須特別強調一點，好些信眾很重視財布施，這當然很好，但如果與此同時不去加強佛法的學習與吸收，那麼，這樣的缺失其實是很大的損失。

修智：財布施的行善積福，是講現世乃至未來世的人天果報。法布施，特別指佛法的教導，不僅是今生今世受用，將來也可得益的，達至離苦得樂的修持。法布施是可以無限量的傳播，所以又被稱之為「無盡燈」。特別要留意一點，正法的傳播，可令人人離苦得樂。但倘若傳播歪邪理，荼毒人類，則社會不得安寧。

青楓：無盡燈！一盞燈傳點燃開去，點燃萬千盞燈，無窮無盡千秋萬代的延伸開去。佛法就是這樣。也同時使我們聯想到那一句話：「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月亮，就好比佛法，它光照大地，在千千萬萬條江河上，我們也可看到月亮的倒影，這不就是無窮無盡的無盡燈嗎？

修智：財布施是修福，法布施是修慧。為什麼我們常說「福慧雙修」？是因為兩者同樣重要。福與慧是相輔相成的，是不可以分家的。沒有福德因緣，就會很難成就修學智慧。例如為日常生活奔波，手停則口停時，是否容許多餘的時間去聽

經聞法？另一方面，倘若有財富，但不懂得行善而累積福德，則所擁有的福，亦會有享盡之時。所以兩者必須緊密的配合。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要忽略。

青楓：我想到我們常說的「戒、定、慧」。有些人把這三者按三個次序階段來分說，好像讀書那樣：小學、中學，然後入大學，其實是不可以這樣分階段來理解。「戒、定、慧」是三者互為影響，無時無刻的互相融合，不可分離。所以我們說到三施，財布施、法布施，以及無畏施，是不是也該作同樣理解？

修智：是同一道理，這三者之間，是互相有所關聯的。例如我們要找靠山，該靠山必須要有能力，除了財物資助，尚可指點迷津。再者，該靠山必須是無私，且沒有不良目的，才可令我們平安而無畏懼擔憂。觀世音菩薩具備福德、智慧，大慈大悲，廣度眾生，令眾生皆可離苦得樂。所以觀世音菩薩可稱之為「施無畏者」。

青楓：讓我們以世俗的言詞來形容一下。觀世音菩薩，有福有慧，且大慈大悲，等於是我們的大靠山。我們應該好好的以觀世音菩薩為學習對像。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修智：正是應該這樣！



無患子

不少佛教徒都聽過「無患子」這三字，在很早之前，無患子的果實，乾了之後會用來串成佛珠，聽說還是千年前造佛珠的上好材料。

為什麼會拿無患子的果實作佛珠呢？最少有兩個作用，一·它本身堅硬；二·無患子也是很好的清潔劑，作肥皂用，它便讓人們寓意清淨心靈了。

本圖這無患子樹是妙法寺園林內栽種的，佛誕之前一個月它正是開花季節。相信到農曆四月初八佛誕之日，它會花樹果現的結上果子。

果子不大，像「龍眼」。「龍眼」也正是與無患子同一科的。

百·喻·經

25 水火喻

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盥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復念其妻子眷屬、世間之事、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

【解說】 把冷水放在火爐上。火雖已滅，但爐仍是熱的，則你要用冷水時，水會冷嗎？它早已被火爐熱了。相反亦然。

這「水火喻」便引導我們做任何事不但要專注，還得先行忌一個「貪」字，無論你「貪方便」也好，「貪便宜」也好，到頭來往往會成了俗語所謂：「兩頭唔到岸！」結果是「雙失」而非「雙贏」也。

這「水火喻」雖然是拿來比喻一些人既皈依了佛法，但又不好好地依循去修行，到頭來是徒勞無功——無功無德可言。

引伸開去，我們做任何事情也得本著同一道理的。常言道：「水火不容！」兩者要分而用之，怎可以貪其什麼「兼而得之」

26 人效王眼瞤喻

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

有人語言：“若欲得王意者，王之形

相，汝當效之。”

此人即便往至王所，見王眼瞤，便效王瞤。

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瞤？”

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瞤，故效王也。”

王聞是語，即大瞋恚，即便使人種種加害，擯令出國。

世人亦爾。于佛法王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為眾生故，種種方便，現其闕短。或聞其法，見有字句不正，便生譏毀，效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愚人，亦復如是。

【解說】

「人效王眼瞤喻」，先來看看何謂「眼瞤」？——即是眼皮眨動也。故事中那人為什麼要學國王經常眨眼？就因為那是王上。他為了討好王上而學其經常眨眼。

這故事的重點不在「眼瞤」，而是在於為討好而做出一些動作。幸好，這國王在這方面還是精明的，他知道原委後立即把此人趕出國土去。

從這「精明的國王」身上，我們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一些問題：世間上其實還是有不少人喜歡別人奉承的，否則人世間也不會有那麼多「拍馬屁」之輩。

27 治鞭瘡喻

昔有一人，為王所鞭。既被鞭已，以馬屎傅之，欲令速差。

有愚人見之，心生歡喜，便作是言：“我快得是治瘡方法。”

即便歸家，語其兒言：“汝鞭我背。我得好法，今欲試之。”兒為鞭背，以馬屎傅之，以為善巧。

世人亦爾。聞有人言，修不淨觀，即得除去五陰身瘡，便作是言：“我欲觀於女色，及以五欲。”未見不淨，返為女色之所惑亂，流轉生死，墮於地獄。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解說】

故事的情節是簡單的，但它帶出來的道理卻可教我們深入思考一下，特別是在佛法的學習方面。先解釋一下此「喻」裡的一些詞。「欲令速差」這個「差」字是「痊癒」的意思。

「不淨觀」，是觀察到身體皆污穢而治貪欲。

「五陰」，即是「五蘊」。五蘊是色、受、想、行、識。

「治鞭瘡喻」，令我們想到「以身試法」的問題。很多時候這樣做以為很有道理，其實呢？很容易便會「出師未捷身先死」。你還未弄清楚問題的根源，硬生生地仿效著做了，結果呢？很容易便墮下陷阱去。一如本喻裡指出的，「未見不淨，返為女色之所惑亂。」情形大抵就是這樣。

28 為婦貿鼻喻

昔有一人，其婦端正，惟其鼻醜。其人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作念

言：“我今寧可截取其鼻，著我婦面上，不亦好乎！”

即截他婦鼻，持來婦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

其婦出來，即割其鼻，尋以他鼻著婦面上。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婆羅門有大名德，而為世人之所恭敬，得大利養，便作是念言：“我今與彼便為不異。”虛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解說】

這個「割鼻安鼻」的故事，表面上的確是無稽可笑得很，相信世間也不會有蠢人愚昧到這地步。（當然，今天醫學倡明，認為鼻子不好看，可以整容，但整容也不過是修飾、改良一下，不可能整個鼻子連根拔起地換掉。而且，也沒可能把別人的鼻子安裝上去。）

本喻的重點之喻是藉這「愚蠢的故事」去說明一個不少人在不自覺間也犯上的問題——

我們對一些有德行的長者大德，好好地供養，甚至可以說是豐盛的供養吧？以為這樣做可以與長者大德看齊，以為同樣的有很高德行了。

世間會不會有這樣「便宜」之事？恐怕我們都會認為不可能的，但偏偏在心理上又好像有同樣的得著，更到處吹噓。

這種可笑行徑，我們要時加警惕才好，所有美好之事都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才能有所得著。



慧能大師與 中國禪宗

·法成·

（原刊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內明》第290期）

被尊為禪宗六祖的慧能大師，在禪宗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據『傳燈錄』和『壇經』記載，他俗姓盧，祖先范陽人。父名行瑫，母李氏。三歲喪父，母子相依為命。長大成人後，賣柴供母，勉強維持生計。有一次，他上街賣柴時，偶然聽人念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似有所悟。因問誦經人：「此何經耶？君得於何人？」誦經人答道：「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弘忍大師。大師常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慧能聽後，覺得自己與佛法有緣，遂暗下决心出家。

他回去安頓好老母，便北上黃梅，參禮五祖弘忍。五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師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唯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異？」（據『壇經·行由品』）。弘忍大師見其是法器，便安排他到碓房中去「斬柴踏碓」。時過八月，五祖料其根機已熟，遂召集全體僧人，各呈一得法偈語。先有上座弟子神秀呈偈於壁上：「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顯「漸修」之途，而未直入法界，明心見性，故未受五祖印可付法。針對神秀的偈語，慧能亦呈一偈，請人寫在牆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壇經·行由品』）。此偈單刀直入，破法、物

兩執，反漸為頓，遂進一層，故而深受五祖默識器重。不久，弘忍大師便潛入碓房問曰：「米熟也來？」答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其意是說，雖已徹悟，尚未得師印可。五祖去後，慧能於三更入五祖室；五祖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五祖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其已悟本性，故謂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心，即名丈夫、天人師、佛。」說罷，將衣法傳授給慧能。慧能大師受衣法後，即還嶺南隱居。十五年後，落髮於法性寺（今廣州光孝寺）。不久，依智光律師為授戒師，取邊地五師受具律制，而受具足戒。得具戒後，往韶陽曹溪，大弘「頓悟」法門。

衆所周知，隋唐之際，是中國佛教發揚光大的時代。慧能大師正是生在這個時代的重要階段——「貞觀之治」年間（貞觀十二年——六三八年）。唐代的繁榮，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生活等各方面，而且還體現在自身心靈的不斷開拓和精神的向上昇華。佛教自從秦漢傳入東土，經過生根發芽和成長，此刻已經到了開花結果的成熟時代——中國佛教宗派的相續創立，正與中國原有的儒、道思想一起，推動著人們對理想的追求與人格的完善。尤其是以慧能大師為代表的「南宗」，提倡單刀直入的「見

性成佛」的頓悟法門，不但從理論上擺脫了「藉教悟宗」、「依教明禪」的傳統習慣，而且從實踐上推出「自覺直悟」、「明心見性」的行化方便，從而使當時的思想界大為振奮。

慧能的思想極為豐富，下面畧舉幾點作個介紹：

一、人有迷悟，法無二致。如說「人有兩種（上智人與下根人），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身。」「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

二、定慧不二。如說「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慧之時慧在定；定慧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

三、三無說。如云「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丑，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四、三十六對法。如云「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定與靜對，清與濁對，色與空對，凡與聖對……。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慈與毒對，捨與慳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

這些思想，影響了一代甚至許多代的心，幾乎取代了當時及後來思想界一向以儒家為尊的地位。慧能精神，在更接近佛意，更符合釋尊「拈花悟旨」的同時，傾向於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闡發。這使「教外別傳」因而得到了空前的弘揚。

慧能大師主張返樸歸真，不借他力，一念頓悟，自覺成佛；並應用樸素的辯證法因才施教，接引學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不是達摩祖師東傳以來初期禪風的簡單繼承，也不是間接的玄學化、道學化禪風的再發展，而是建立了自成一體的慧能禪風。為了區別於盛化於北土

的神秀，人們稱其為「南宗」。南宗的掘起，使中國禪學史出現了大發展，從而進入了中國的禪宗階段。

六祖以後的禪宗，宗風大振，一花五葉，五家分燈。能禪師下的得法者數十人，其顯著者有：南岳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五位。他們各自繼承能大師的宗風，加以發揚，很快又形成了新的禪風。其中尤以南岳懷讓和青原行思二系最著，門庭之盛，燈火相續，逐步發展而成為五家七宗。南岳懷讓門下先後分出為仰、臨濟二宗。青原行思門下則分出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即所謂「一花開五葉」。至宋代，臨濟門下又分出楊岐、黃龍二派，合前五家而稱為「五家七宗」。當時青原行思和南岳懷讓被人們稱作「二甘露門」。青原行思傳石頭希遷，門風峻峭，有「石頭路滑」之說。同為一禪，因其發展路途有異，以及倡導者的性格家風不同，遂生派別。變純樸家風而成棒喝機用，從平直語句變為幽險機峰。青原豎拂，慧安圓相，馬祖大喝……應機接物，縱橫自在。宗門師家，誘導學人，各本自己悟證之理，拈出示人，接引學者，成為門庭施設。有直接令人見性者，有曲指令人見性者，有專用截斷衆流法令人起疑者，有主說破者，也有主不說破者等等，雖然手眼不同，但都是各本自證之理，接化學人，明其獨特的家風和手腕。因此，自六祖慧能以下，禪宗雖有五家七宗之分，唯其禪法與家風有異而已，並非宗旨或所悟真理有什麼差別，本文從畧。下面再就慧能大師的禪宗哲學思想，作些簡要敘述。

在談及這個問題前，先說明一下以慧能大師為代表的中國禪宗思想與佛陀的思想是一脈相承和根本一致的。

慧能大師是中國禪宗的實際創立者。通過他的弘法，禪宗一躍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這樣一來，哲學界（包括東西方）便認為：禪宗思想，也就是慧能個人的思想，而且，它超過了佛陀思想。其理由是：人類社會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在前人的基礎上，後人總是要超過前人的。這種認識對不對呢？我們知道以慧能大師為代表的中國禪宗，主要是講「見性」與「悟理」，並且重在「悟理」。而佛陀思想的根本就是啟發衆生「

轉迷成悟」，從而離生死，出三界。這就不難看出：慧能大師的中心思想與佛陀思想的根本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代佛說法，是把佛陀思想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而加以弘化。正如他自己所說：「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明確了慧能大師的思想與佛陀思想的一致性後，再來探討一下禪宗的哲學思想。

禪宗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大般涅槃經』卷八載：「菩薩雖具足行般羅蜜，乃至十位，猶未能見佛性。」卷二又云：「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而慧能大師在「即心是佛」（東山法門）的基礎上，樹立起「見性成佛」的禪；顯然，這是融合了『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說」。『神會集』則云：「一一身具有佛性……一切衆生本來涅槃，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要善知識指授，方乃得見。」又云：「自性中有佛性，未了了現。」「頓悟見佛性」等等。這便可以看出，禪宗哲學思想的中心問題即是「佛性說」。佛性也可以稱為「如來性」、「覺性」，即有成佛的可能性，或者種子的意思。『壇經·坐禪品』云：「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正因為人性（即佛性）本清淨，佛與衆生只是「迷」與「覺」的差別，所以能夠由染轉淨，見性成佛。是故『壇經·般若品』引『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壇經·疑問品』亦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

另一個重要思想則是「頓悟成佛」說，「頓悟」還是「漸悟」，是以慧能為代表的「南宗」與以神秀為代表的「北宗」的兩派思想的分界點；這從兩位禪師的得法偈（前面已述說，此處從畧）就可以看出。『壇經』上說「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這就說明成佛在於一念領悟，剎那之間，而不在於長期修習。六祖在『壇經』中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現身說法，他說：「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由於禪宗主張以心傳心，成佛「當令自悟，自性法有功德。」提倡「法（佛法）之在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若欲修

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這一系列的思想，引起了中國佛教史上的一次革新運動，從唐代一直延續到北宋。革新的內容大致可納為：①反對把釋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神化，體現了佛與人平等的思想；同時，把心外佛歸於心內佛，佛不離心，心佛一如。②擯棄經院式的佛學研究，提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③創立禪院，把佛教修行歸結為：「舉手投足皆是道場，是心是性，同歸性海」。④否定宗教儀式，如百丈懷海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開創禪林新風。⑤提倡在學佛，如『壇經』上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

在我國古代史上，曾產生過兩次衝擊繁鎖哲學的思潮：一是魏晉玄學取代兩漢經學；一是禪門「南宗」取代其它佛教宗派。而禪與玄學雖有質的區別，但在破相等方面，也有相通之處。禪宗要是通過自己的徹悟，又結合我國的傳統思想發展起來的，它不但受到當時名流柳宗元、王維、劉禹錫等人的擁護，而且也盛行於平民之中。禪宗思想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如北宋的王安石、張載受禪宗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清末的譚嗣同，則以禪宗思想為基礎，成為改良主義的激進派。近代著名學者胡適，也曾對禪宗的『壇經』進行過研究，但由於研究欠深刻，未能全面地理解禪宗的思想，以致於他在寫『中國哲學史』一書時，不得不半途停筆。

最後要指出的是，由慧能大師所倡導的「頓悟」法門，雖然代表着中國禪宗的主流，但神秀禪師所主張的「漸修」，於普通修習者，亦有較大的功用。從兩派的理論出發點來看，似有不同，漸派主張一步一步漸次修習，一旦機緣成熟，把握真理，達到覺悟的境界。就佛教「轉迷啟悟，轉染成淨」的意義來講，兩派的法門和主張雖異，但求證菩提的目的是相同的。這猶如人們去北京，可以步行、坐火車，坐汽車，也可以乘飛機等等。當然速度有快有慢，到達的時間也有早遲；然而，到達的目的地却是一樣的。修禪亦是如此，何取何從，這就需要行者自定了。

「知見」

我們經常念經誦佛，有沒有錯？——當然沒有錯吧！祇是如此仍然不夠的，也可以說，「如此則仍然不徹底！」

重要的，不僅是念誦，還得真正地學習，以此去開啓智慧。

《壇經》裡說——

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

弄清楚幾個名詞，我們便曉得《壇經》裡說的這些道理——

「開佛知見」，是指開啓佛法的知識、智慧。

「衆生知見」呢？衆生，指的是我們塵世間。

用佛法去看我們塵世間的種種，則容易建立正確的看法，那麼做起世間事來便不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懺」而不「悔」？

我們都曉得「懺悔」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能不能真正地、好好地對待這兩字？往往是有忽視了，故我們見到有些人在事情弄壞了之後，頓然有「懺悔不已」的感覺，可是過了不久卻又會「故態復萌」，甚至是一犯再犯的。

這就是「懺」而不「悔」之故。

悔是知錯能改的「悔過」。

《壇經》裡說——

「凡夫愚迷，祇知懺其愆，（按：愆即過錯也）不知悔其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所以，我們不該僅僅是當下「知錯」，還要在「知錯」之後得牢牢記住不要再犯，否則，祇是「凡夫」一名而已。

棄之不足惜

很多時候，對一些不大好的事情，我們明知它「不大好」，但偏偏一犯再犯，甚至「脫不了身」。譬如戒煙、戒毒癮之類。真不明白，有些人戒煙何以戒得那麼辛苦？有朋友對我說：「我戒煙戒了十年廿載啦，還是戒不了，真難！」我說：「如果醫生對你說，『如果你不戒，你抽完這包煙後會立即死！』我相信你會立即把煙戒掉。」我想這就是俗語之所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吧！也許你會說：「唔係嘅，有些人會明知死都會做，會說『死就死啦，食完之後再算！』」我相信這樣說的人，並不是真的聽了醫生說：「抽完這包煙會死！」而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下定決心而已。

《摩訶止觀》說——

「財同糞土，身比毒器，命若浮雲，棄三如唾。」

這也正好指出，如果我們真真正正明白那些不外是「身外之物」，無必要執著的，棄之何足惜？何況還是有害自己的心身。

「棄三如唾」的「三」，是指貪、瞋、癡三毒。棄之如吐唾沫而已，何必讓它拉扯著自己。戒煙亦如是。

看《壇經》最大的得著，是明白了「自性」。「即心即佛」，「明心見性，佛性不假外求」。當今之世，不是常說一句話叫做「自給自足」嗎？原來佛性亦如是，可不要到處尋尋覓覓，我們之所以尋不著、找不到，原因就是向外到處張望，其實我們心中早就存在的，祇不過像「浮雲遮月」罷了。

《壇經》說——

「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自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

浮雲蓋覆

這節話對解說何謂「明心見性」便說得清楚明白，我們之所以「無明」，都是「著境」——陷於塵世間的「塵境」裡，而這「陷」其實也不過像浮雲覆蓋而已，把它去掉那就是明朗。

因此，我們對惠能大師說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固然是有所認同，但能做到真正認識到「本來無一物」者，確非易事，還得好好地學習、磨練，最後才能「修成正果」。那麼，在過程上我們何妨多向神秀大師說的學習學習？他說「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我們還是需要這個學習過程的，到底我們還是凡夫啊。

人心本淨

再讓我們繼續看看「心本清淨」的問題。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說：

「人心本淨，縱處穢濁無瑕疵，猶如日明不與冥合，亦如蓮花不為泥塵之所沾染。」

我們經常聽到的譬喻是「人心如蓮花的高潔，出污泥而不染！」拿日與夜來譬喻則相對地比較少。的而且

確，「日明不與冥合」，「冥」，即是黑暗，此語亦說明日與夜的「有你有我」。當然，它譬喻的是兩者的分明，一如污泥為蓮花雖同處一地卻是不可「同日而言」。「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是讓我們明白：如果我們的心是清淨的，是高潔的，那便不怕身處什麼環境，那怕是生長在污泥裡，也會長出像有「高潔品格」的蓮花。

不過，我個人還是喜歡進一步的思考。我認為「污泥」是偉大的，它寧願自己一身穢濁而去成就蓮花的高潔，我倒想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一句。地藏王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祇想起而已，並不是拿來比較，那是兩碼子事。

忍辱精進

《無量壽經》裡說——

「廣植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進，慈心專一。」

學佛，我們很多時都在講精進，比較少講「忍辱」，更少的是把忍辱與精進聯繫在一起說。要求在精進的同時，「忍辱」兩字至為重要，甚至可以說，忍辱就是精進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大前提」吧！忍辱是精進的基礎。我們可不要看到一個「辱」字便視之為「奇恥大辱」，若視為「忍讓」，也許會「舒服」些，這祇是「字眼」的不同吧，字義還是一樣的，有慈心的人，便容易接受「忍辱」這個「辱」字。

「拍拖勝地」—— 香港動植物公園

· 陳青楓 ·



如果你是「老香港」，必然會到過「香港動植物公園」，一如你會遊覽過當年的「胡文虎公園」。我說「當年」，是因為這遊覽之地早已沒有了，都興建起一座座高樓大廈，而剩下的，祇有前邊那座「虎豹別墅」，至於「老香港」們心目中那些穿梭假山洞的樂趣，以及看「驚心動魄」、教人「諸惡莫作」的「閻王殿」，都沒有了！

好，本文不說這「胡文虎公園」。本文向大家介紹的，是香港最早期的一個大公園，而今天這公園仍然可供遊人暢遊。這就是座落港島中環雅賓利道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它籌建於一八六〇年左右，一八六四年落成，先行局部開放供大眾遊賞，它原本的名稱是「香港植物公園」，後來擴建了西邊一幅同樣是斜坡之地，隔一條馬路，中間以隧道連結，這擴建之地較集中地飼養

圖片說明——

一百年前「香港植物公園」面貌。

這座噴水池是「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地標。今天所見的，是重建再重建，但依然座落原址。

這是百年前噴水池的原貌。

一些哺乳類及爬行動物，所以，到一九七五年這公園便改名為「香港動植物公園」。「老香港」們都會曉得，這公園有一個人所共知的俗名——「兵頭花園」，此名如何得之？原來這英殖民地「港督」同時兼任三軍司令的，三軍司令即是兵頭了。倡建這植物公園的，正是當年的港督。

百多年了，這「植物公園」依然保存它的「植物集聚」的本色，有好些奇花異草栽種；有一棵已逾百年的紫檀，見證此公園的歷史。

「老香港」們相信一定很回味這公園。它是我們年輕時的「拍拖勝地」。特別是公園內那個大噴水池，也不知陪伴過多少青年男女。有一點要特別說明的，所謂「拍拖勝地」，指的是「日光日白」的時分，特別是初次相識的所謂「初戀男女」，都會來兵頭花園看看花草樹木、雀鳥，以及西邊那些籠裡的猩猩、老虎。（可惜，這些日子因為瘟疫，西邊的「動物園」暫停開放。）

上世紀六十年代吧，港島的所謂「拍拖勝地」是兩個公園，日間而又「初戀」的，是這「兵頭花園」，黃昏之後，特別是夜幕低垂之後，維多利亞公園是「不二之選」，——還有一

公園裡的「美洲紅鶴」。



個「約定俗成」的舉動，在夜幕低垂後到維園拍拖者，已經進入「中度戀愛階段」了。是關係已經比較穩定的情侶。（維園很有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日間全是運動場所，晚間呢？雖然這邊廂足球、籃球仍會挑燈夜戰，但另一半場地則在幽暗的燈光下，草地上情侶雙雙。）

大半個世紀前，香港的一些公園派上用場的就是這些，也幸好有這些，不然，則談情說愛不知在哪裡「落腳」，畢竟五、六十年前，香港還是個「清淡簡樸」的社會。

園內這株紫檀，活上一百年了。



「做好這份工」的真正典範

——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

曾蔭權先生上任「特首」時，曾說：
「我會做好這份工！」

有人說這是謙遜，做「特首」又豈只「一份工」那麼簡單。但想深一點，還是蠻有道理的。我們呱呱墮地，一開始便要有「做好這份工」的打算。這份是什麼工呢？——人生是也！從出生到乘風歸去，其實也不外是在打一份工。要細分下去的話，也可以說：在一生人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一份工——我們必須做好每一份工。

近代有一位偉人，是真真正正「做好這份工」的典範，那就是李叔同——弘一法師。

李叔同先生生於一八八零年，一九一八年(三十九歲)於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法號弘一；一九四二年(六十三歲)圓寂於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也就是「做三份工」；一、求學時期，他不但學習基本學科，也同時追求藝術，他的美術與音樂造詣也是這時候打下基礎的。我們看李叔同的繪畫，以及他的戲劇演出可以說，他在做這份「求學工」時是做得很投入，很有成績的。

第二階段，是當教師時期，他的音樂課、美術課大受學生歡迎，須知道，當時學



徐悲鴻為弘一法師造像

習的主課是語文、數學，音樂、美術等多不受重視，甚至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現在的香港教育制度仍是如此，真是落後得可怕！）；李叔同的音樂課、美術課在當時卻經常「爆滿」，成為學生追捧對象，可見他學識的豐富，他的專注，使他這份工做得十分出色。

在這期間，李叔同創作了不少歌曲，譜下不少歌詞，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是那首〈送別〉，再加上電影《城南舊事》及《早春二月》把這首〈送別〉作為插曲，更是傳誦千里了！（〈送別〉是由美國音樂家約翰·P·奧德威作曲）

〈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李叔同在做「第二份工」時，不但與文化界很多知名人士交往，也同時與大法師們時有往還，越來越靠近佛門了。當他決定「做第三份工」——出家，便非常決斷，非常專注，從此，人們對「弘一法師」這名號不但越來越熟悉，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尊敬。弘一法師是律師，精研律學，被稱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對達官貴人的邀約，譬如一次青島市長邀宴，他也以「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土筵中甚不宜」而婉拒。

他在做這三份工時，專注得很，應邀講經，以書法結佛緣。很多人都說：弘一法師的字，沒有「火氣」，是典型的「和尚字」。這份典型，可不是為典型而典型，那是修養，他打第一份工，甚至打第二份工時，他的書法可不是這樣的，只是到了打第三份工，也就是到了人生最爐火純青的時候，他的字也純得教人「無話可說」。他強調自己的字，是求平淡、恬靜、沖逸。他完全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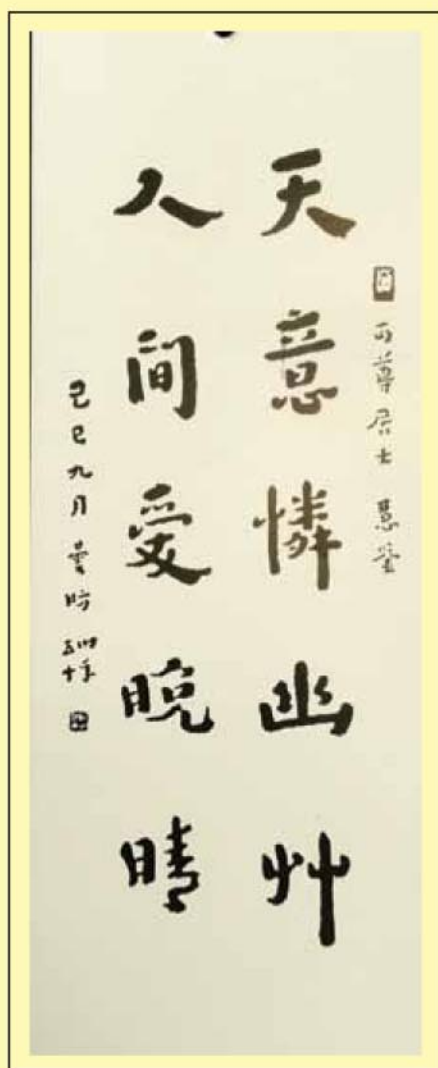
做任合事情，不是說強調就能強調出來的，最重要是肯下苦功，專注追求。在這裏

引述弘一法師對自己晚年書法的看法，對大家可能有所啟悟，特別是一些愛好研究書法者：

朽人于寫字時，皆依西洋畫圖案之原則，竭力配制調和全紙面的形狀；于常人注意之字畫、筆法、筆力、結構、神韻，乃至某碑、某帖、某派，一致屏除，決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觀之，斯可矣！

（「一致屏除，決不用心揣摩」，那是忘掉技法，忘掉一切刻意的追求。）

從弘一法師每個階段（每一份工）所做出來的成績看，我們便真正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做好（人生）這份工」。



弘一法師的字

讀書人

錢鍾書與楊絳，夫妻倆被稱為「讀書人」，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有異議。

這兩位「先生」不僅是一生的讀書，而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讀書明理」。

能夠明白事理才能真正的對事物有一個清晰的看法，進而對別人作出「分析」、「指導」。有些人有所謂「好為人師」，能真正從事理、學問上指導別人，這其實是「好事」，祇是大多數的「好為人師」者，本身是不是真正地去多讀一些書？

在網上看到一則有關楊絳先生回答一位讀者的問題，那位年輕人「抱怨社會太浮躁」。楊絳說：「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得多！」

大抵，潛台詞就是「讀書明理」了。當然還得讓我們多說一句：「要真正懂得如何讀書，才能有真正的明理！」

我看了之後還想多說一句：

「有些人，不僅是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更甚者，是說得太多！」

圖：我寫下這幅「讀書人」，焦點在於他的「愁眉苦臉」，特別是一對眼睛，那是茫然、鬱結，我希望能表達出來。

真正「讀書明理」，明理之後也自然地帶來「憂心」，不為自己而憂，憂的是這個社會。而「讀書人」也帶著一點「固執」。——希望這是「擇其善者而固執之」。



完美

經常聽到人說：「我們做事要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這是沒錯的，做人做事都要有要求才好。

問題是我們對「完美」兩字有什麼看法？它有什麼標準嗎？也就是說：「怎樣才是完美？」

個人以為，完美是沒有絕對的，完美祇有相對！——那是相對的完美。

我一位朋友說：「我寫畫最緊要的是追求完美！」

我說：「你可能也因為追求完美而丟掉了很多幅畫！」

「是呀，你點知㗎？」

我祇是估量到，他為了追求畫作的完美，不斷地改，改好了，過一會兒又覺得可以加多一點，於是加了再加，一直為了追求所謂完美而添加筆墨。結果呢？重重疊疊的加上去，最後可能成了「一團污墨」。

我之所以有此「估量」，是因為自己也「曾經此苦」，後來才猛然發覺，所謂完美，實際上是「不完美就是完美！」，世間上，哪有絕對的完美？最重要的，是我們懂得「什麼時候收手！」

寫畫如此，做其他事情亦然，「懂得什麼時候停下來」這才重要。

好事·壞事

在「微信」上看到一則「故事」——
在家裡這小孩看到桌面上有兩個蘋果，他母親看著，心想：「這孩子會把一個蘋果分給我吃的！」她在等著。可這小孩卻把兩個蘋果分別咬了一口。這時候，他的母親傷心透了，怎麼這孩子是這樣自私，兩個蘋果都咬一口，分明是想獨佔。

就在她傷心得帶出憤怒的時候，她孩子拿起一個蘋果給她，並這樣說：「媽，兩個蘋果我都試過了，這個最甜，給你！」

——原來這小孩並不是自私，而是嘗試尋找出最好的才給他母親。

這故事也引伸到一個問題——

我們對一樁事情的瞭解，要真真正正地

「瞭解到底」才好。假如這故事中的母親看到兒子兩個蘋果都咬，立即大發雷霆責罵兒子自私自利，後果會如何呢？還有，也許你會說，這小兒子解釋一下不就行了嗎？

但世間上有很多事都不是你解釋清楚便行的，譬如這個母親看事物偏喜歡從壞處想，她可能會立即說：「哦，你太狡猾了，你說試蘋果甜不甜，你以為我會相信嗎？……」

這在小孩子的心靈上可能承受陰影，對將來處世處事會有很大影響。

好些人看人看事物，其實都有類似的態度。

師生展

同門師姐何洵瑤，日前開了一個師生畫展。

何洵瑤跟隨楊善深老師習畫，半個世紀了。過去年輕時一邊工作一邊寫畫，用斷斷續續來形容亦未嘗不可。事實上，我們大多數的同門都是這樣，香港的環境都祇好這樣，但很多人就是本著那堅毅意志力，當然也因為有濃厚興趣這原動力，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四十年的堅持下來，成績以致成就就這樣積累而來的。

何洵瑤退休後更全程投入寫畫，並設帳授徒，繼承楊老師這「嶺南畫派」的衣鉢。



重要的，不是「照辦煮碗」式的所謂繼承，而是吸取了技巧、精神之後融入自己的筆墨。有自己的面貌才重要。所有習畫的人都該這樣！

在這次展覽會上，看到何洵瑤本身的作品，更成熟。她學生們的畫作在現階段是盡量地收學習老師的「畫法」。相信三兩年之後，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不同面貌。

這就是一個過程。



窮與富

「窮與富」兩字，如果你在字典查部首，是兩個不同部分，富是「宀」部，「窮」則「穴」部。這是形象化地顯現出來。

怎樣才是「窮」？你看這個字，在住在穴洞之內使得弓身而行，這還不窮嗎？那真是太富想象力了。還有，今天我們寫簡化字，「窮」是這樣寫的——**穷**。屈居在穴洞裡還得使用力氣，這「力」字便給我們一個以出賣勞力換取生活所需的感覺，你不要以為這是今時今日歧視勞動而寫成這「穷」字。其實此字在宋代已出現的，它的寫法是從窮字簡化而來。

提起這個「穴」字部首，很多形容狹窄、細小地方也用上這「穴」的，譬如「窩」字、「窄」字、以及「窟窿」等字都是。

「富」呢？顯然大不同，它是以「宀」作部首，我們都知道，這部首也象徵一個比較富裕安樂家庭的意思，如這個「家」字，「宀」蓋下有猪(豕)不就是家肥屋潤嗎？讓我們隨意地想想「宀」字部首下的字——官、定、宜、室、實、寓等等，我們從這些字，總會聯繫到「安定」——安字也很有意思：家中有一女子，不就是已成家立室的安定嗎！



意會

我常覺得，中國畫裡的「寫意」，是多少受到造字啟發而來的！——又或者有些造字的字形，可能是受寫意畫啟悟而出現的。兩者的關係，總是千絲萬縷。

就讓我們拿寫意畫這個「意」字來說吧！它字形的結構是把兩個字的意思放在一起：——「心」中的「音」，不就是「意」嗎？還有那個「想」字，這個形相反映在心中，不就是「想」嗎？這可是別具深意的構思。——思字亦然，心中的田，就是無限的廣濶天地，我們甚至有「心田」這個詞語。

以「心」來加以形象化、音象化的字，很多，而且很有意思的，如「悶」字，心關上門，不就是悶嗎？我曾經分解過這個「怒」字，怎樣才是「怒」？——你不過是奴役自己個心而已，有什麼好怒呢？